

容齋四笑

第二冊



容齋四筆卷第七十四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卧績溪云湔
袂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
違顏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
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常昭
曰咫尺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
篇黃詩盖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翫
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

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渙一碧萬頃長空千里
正祖述黃所用云

縣尉爲少仙

隨筆載縣尉爲少公子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
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
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
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
梅福爲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爲清雅與
今俗呼爲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摭其受字云脩
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受貸
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
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伏櫪恩其覺
字云已覺糟床注身覺省郎在自覺成老醜更
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鱗喜覺都城
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行步奔尚覺
王孫貴含悽覺汝賢厨煙覺遠庖詩成覺有已

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須賒早覺仲容賢城池未
覺喧無人覺來往人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
覺在天邊行遲更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
盡追隨不覺晚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
良宵永更覺綵衣春已覺氣與嵩華敵未覺千
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
自得隋珠覺夜明放筋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
白覺難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
覺前賢畏後生吏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

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
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唯見其新
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頻復者蓋
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
受珠璣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
侵飽受今日閒却扇受景風語聞受遠響坐受
世故驅庭栢不受寒可復受憂戚寧受此酸辛
滔滔江受風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
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

不受榮悴意閒不受榮與辱獨自人閒不受寒
枯木無枝不受寒天馬何妨畧受韉來禽花高
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輊未
覺懶相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墉陰
遲未覺欠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
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
菰蒲覺風人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
景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饑腸虛未
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潺眼中微覺欠

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牆頭
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不知下
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
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
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爲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爲
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
陂春水爲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

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等物何預於宮禁哉不
學者妄意塗竄殊爲害也彼盖以太一宮爲禁
廷離宮爾

由與猶同

新唐書藩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羗狄然據字
義由當爲猶故吳縝作唐書音訓有糾謬一篇
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頃與予
作唐書補過嘗駁其說予作文每用之輒爲人
所疑問今爲詳載於此如以齊王由反手也由

弓人而耻爲弓王山足用爲善是由惡醉而強
酒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
由不得亟其義皆然盖由與猶通用也

人焉廋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
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
焉廋哉盖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
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
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

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并此而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孔聖旣以發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爲之說故簡亮如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戲作一論其畧曰知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義然後知人焉廋哉孔子所云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哉者畧言之也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即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謂人焉廋哉即孔子之所謂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也繼又疊三語爲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雖曰不同而其所以爲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理焉無閒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人鄭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翫寘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殞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鶩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啜如是五日漸復相就踰旬之後怡然同群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爲鴈鶩不自知其爲鶩宛如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

是騃馬今人呼鶩爲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爲鶩鶩鴈之最大者曰天鶩唐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鶩猶鴈也遂鑄金爲鶩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王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

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
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
以難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
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
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
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
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
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
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堪惆悵

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焰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
百草之春紅愁寄攏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
空幾踐群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
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
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
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
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
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

格律之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豐中爲崇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旣
罷入見神宗曰論不以智治國誰爲此者對曰
李定所爲上曰聞定意譏朕季長曰定事陛下
有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倫所棄陛下力排羣
議而定始得爲人如初繼又擢用不次定雖懷
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譏陛下意詩序曰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